

書

西山先生真文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五

蒼元饒州論政理書

南陵徐乃昌

校勘經籍記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
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
富且教爲大任其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論乃得悅服用是尚有
一疑焉凡所言免貧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
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
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其以
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

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之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其少貧者不免於招拾以輸懸管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

而取其半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未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數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蠶養蠶其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舍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

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
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
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
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
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
在可用之數字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慮不足以
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
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資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
事以求往復而深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彊言之宜為長
者所笑弄然不知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

兄字所以開後
又聞兄之在政三日舉韓宣英以
代已宣英達職多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
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
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
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出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
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過大矣
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
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麓礪燥

燁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
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
知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而少不
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
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
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况之上下土
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
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泐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
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
壽善康寧心平氣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

突結澁下大下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頽不發叢叢
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雍鬱泄火生風乾喉養
肺幽關不聰心煩意熱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
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
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
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操曲皆可以貫犀革
北山之木雖離音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
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
孳蹠踈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
皆可以備武備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

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
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
轂而輟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
醫西子之卑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
僥貧賈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閹外山東之稚駮樸
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謀於廟堂之上若是則
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
以類芙蓉而有光言膏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
以人形黃苓以腐腸附子八角其遂赤膚類不可悉數
若果土宜乃善具至生其所不當又云其者良也又經

注曰始興為上今廣連則不必服止為始興也今再
三為言暑唯欲得真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
角技能也若以服餌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辨博素
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
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
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
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眄睐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
路間一日漢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

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廬簿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簿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號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

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

父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
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矣
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
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推肥牛擊大
豕割羣羊以爲兄餽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
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醢教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
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
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
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秋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
所師之術尊木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
堅壁拒境以爲疆大是豈所謂疆而大也哉無任疑懼
之甚宗元再拜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
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摸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
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
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
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
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
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

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効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入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擗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

焉可也伏而不竭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焚其焉固無關遺矣作東郭改市鄠去北竹茨章之室而埽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隋窳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鬻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置八牘太學諸生足

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隄公爲司業。詔生陶煦醇懿。熙
然大治。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
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
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旣而署吏有傳致詔草
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
乃知欲煩陽公。旨風裔士。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
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
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
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
門外。聞之於抱關。嘗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

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
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
李元禮。秘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
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
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
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黨。侮老慢賢。有墮窳
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
上而誚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
僕聞之。惴惴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嗒嗒
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踏。

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
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
無鄉尚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清道訓明效所
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
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
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
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
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
館齊從者竊獲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
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狂

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
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
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
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
已也於國體實其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
佐筆端耳曷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
柳宗元白

韓愈送許鄆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
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

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蓋果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若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怕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怕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

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旣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前下方無之字非是今疑其字當作某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矣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怕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縣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即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

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堂最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山瀍穀之間冬裘夏葛食朝夕飯于田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或作事免不當果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

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選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
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
其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
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耨耕收財粟殫二吾所處地
歸輸之塗治法在謀宜有所出本一作屏而讀作饋詰曾運也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
所出方從閣杭本作主出本一作屏而讀作饋詰曾運也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
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謹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
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
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
書出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六張上東門

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
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
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
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改當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
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
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
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
是東都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
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宗酒于觴追而送之
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上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
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上者出其十一傭乎
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
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
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
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
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
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
弱無慄詭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

實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
以酒肉而重之以辭論事以上

遷者任安書

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
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

于遷書責以古賢
臣之義遷報之

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曩者君下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

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師古曰而

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能為亦嘗側聞長者遺

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尤欲益反損是以抑

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誰可告語諺曰誰為為之孰

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

已用女為說已容若僕大辱已虧關雖材懷隨和行若
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書
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更
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遷
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
欲使其怨以度已也追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
李音曰薄迫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是僕
追當從行也終已不得舒憤適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師古曰謂任請畧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
安恨不見報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取
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

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禍莫慘於欲利師古曰

也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

日詬耻刑餘之人無所比數亦也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亦也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亦也音垢

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商鞅因景

盜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斐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

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官豎莫不傷氣况

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

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

以自推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

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扣賢進能願嚴宄之士外之

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士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
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
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
下大夫之列臣贊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陪外庭未議
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闈
茸之中師古曰闈茸張賤也廼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
讀曰仰信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
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
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師古曰周衛言宮衛周密也僕以為戴

盆何以望天故絕質憂之知志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
不肖之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
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
異路師古曰趣所趨也舍所發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
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以義分別
有讓恭儉下人常患奮果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
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禹死不顧一生
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
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師古曰媒如媒媾之媒字如
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未遂師古曰齊人謂齊人謂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

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師古曰挑挑疆胡音挑了反劫億

萬之師師古曰劫億音挑了反單于連戰十餘日所

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加裘之君長咸震怖延悉徵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一國共攻而圍之

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

豈呼勞軍師古曰呼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

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沫流血在面如盪類音化也首鬪

也考立權反冒莫克反首式技反陵未沒時使有來報

漢公卿王侯皆秦賜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

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

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

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

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

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

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

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眦音里此有才賜反明主

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遂下

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因為誣上卒

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賤師古曰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

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賤師古曰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

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不茸以甄室師古曰耳音人勇反推也焚室乃府刑所居溫密之室也也謂推致意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不同過與不及也師古曰物名謂大

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其次鬻髮受辱其次金鐵受辱師古曰髮受辱也鬻易此計反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罪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師古曰搶地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

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窮也同古通用也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不得已也公僕不幸蚤失二親

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親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

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矣欲苟活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紕師古曰要系弱也音人阮反

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日况累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

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冀主之中而不辭者恨

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

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伯

而演周易仲尼危而作春秋極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饋師法脩刻不韋遷蜀世傳呂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饋師法脩刻不韋遷蜀世傳呂

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置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

應劭曰獲燕之北郊民而置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

應劭曰獲燕之北郊民而置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

應劭曰獲燕之北郊民而置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

應劭曰獲燕之北郊民而置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

應劭曰獲燕之北郊民而置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

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自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

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發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
來者及如左立明無自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
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遂近自託於無能
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
興壞之理凡百二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
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
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
邑師古曰其人謂則漢償前守之責雖萬被戮豈
有悔哉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

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笑汗辱

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

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

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身

自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

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

廼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

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

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師古曰以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

而因言事實之腐刑可為痛借也揚揮字子幼揮母司

馬遷女也揮始讀外祖大中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

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為左曹為諸吏光祿勳性
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次朝廷有罪免為庶人揮
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
安定太守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揮書諫戒之為言大臣
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
稱譽揮宰相敬子少顯朝廷一朝以晦昧語見廢內懷不
服報書曰揮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
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
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
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
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
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揮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
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
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執不能
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
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
立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
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

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
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
得乘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宰魚羔斗酒自
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
數人酒後耳熱仰天附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
無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
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叩項足起舞誠淫荒無度
不知其不可也揮幸有餘祿方糶賤販貴逐什一之利
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揮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
不寒而栗雖雅知揮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
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
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
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
士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
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士臨安定安山山谷之間
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遇睹子之
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流母多談。按揮文氣豪蕩
似史遷然其辭涉怨望又不以荒淫為不可故附注下
此而不入
正宗之目

韓愈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勢不得時顛頭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賤損道德乃至子筆以問之拔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

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足一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

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其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生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或無進者二字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五或作數生或作出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亦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其他可

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踈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為病。且無使勅者。拜冠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荒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以自給。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

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世窮誅茲諛於既死發潛德
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及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
足凡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拜剋之刑信如何也
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拜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
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
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
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方無百
千輩三
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比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宣州雖稱清涼高爽

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也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
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
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
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
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
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
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寫不
父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
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
其父故或初不甚知而後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

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
可有悔之下或此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
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闡奧而不見畛域明
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服或僕愚陋無所
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
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
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
下清義益渾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
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
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此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

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

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如清河者

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

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

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

至於稻也梁也膾也芻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

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

自衛事也來文見賢者怕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

怕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

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

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
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
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
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
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急或作崔君無怠僕無
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穎之
上當亦終得之穎之方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
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
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二兩平白者僕家不幸
諸父諸兄皆康彊早出如僕者又可以圖於父長哉以

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
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兩便終老嵩下
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
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
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
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侯下或夫位益尊則賤者日
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益尊或無
或無愈也道不加修而文且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

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此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
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階
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
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
屬或作屬方從文苑云屬猶附屬連屬之屬矣非屬字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
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
謁于左右矣貌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
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全則釋然悟翻然悔曰
其貌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
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

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
序一首生紙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
而謝不能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
再拜

荅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方無得字朋友道闕
絕又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君子下有矣
字方從閱杭本云漢武紀夷狄無義所從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無無利害姑從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失無此字耳僕常聞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慙慙
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公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

下與僕交。僕之所守，亦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冀冀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譽。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具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言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入字或疑天字更詳之。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尅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

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方無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苛，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蒙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

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之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其得矣。其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入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

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十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為俊。則患言訥。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

日而諸本。作如方云。蜀本作而。今本皆以表記語。刊作如。然不知古而如何。同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辨知此子厚。荀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惟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雨。左氏室如縣。懸是皆以如為而。風俗通。國人望君。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為加。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今按孟子。望道而止。之見。亦是此例。方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有曰

此人則而如靡異蓋不以爲然也。是以勞思長懷中夜
然則此而字須讀爲如乃耳。止耳。起坐度時掃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
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方作嘗夫古之人四十而
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
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此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
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真問以之取名致官
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
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之愈
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

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
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
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
儻屋賃僕少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
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父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
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尔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
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
可期獲待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柳宗元寄許京兆書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訪詢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
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
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
可怪而畏也。是元元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龜百病
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
骨非獨瘡瘍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
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
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
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
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

也末路厄寒軀元

一作末路孤危厄寒軀元

事既雍隔狠忤貴近狂

踈繆矣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

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

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旁午搆

弱使

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

此皆文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

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

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

何敢更

一本無更字

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

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逐果陷刑法皆自

所求取得之

一本無

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

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

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

年代爲家嗣今抱非常之罪君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

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涕熱

榮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

一本無
女子字無與爲

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

常春秋時享才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

一本作慄
慄一本作慄

慄然歎歎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

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

村隣自謹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

怠晝夜哀情懼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

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

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息隸庸丐皆得上父母

立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

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

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二千卷

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

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

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一撫慰取卹尚置

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
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
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公被謗議晏本作被謗無議字不能自
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樞婦翁者然
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一本作冊管仲遇盜罪并為
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
一無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
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
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
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

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
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視寬擯死後至街
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環偉博
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性怯澁下才末技又嬰
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不
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
務此然力薄才一本作志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翫縷神志
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
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
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

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
不報之所但一有存字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
勿失雖一有不敢望歸掃塋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
姑遂少比益輕瘡瘍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
長辭如得其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
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懇懇一作懇之至不
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
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

次及文章未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

念憂懼備極不唯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作是乃為若公言

顯賞許一本其素尚而激其忠作取中字誠者用是踴躍敬

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

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亦苟一而已

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天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

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

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

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

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

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吐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士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士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絃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

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二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咈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

以顯則吾一旦採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
任及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
有答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
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
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
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
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
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巳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
代乃可知之今之俗且庸目無所取信桀然特異者乃
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

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
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
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
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
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官章奏然未能先
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
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
以興西漢之文章自與之言因爲之出十數篇書庶幾
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
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

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
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
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
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
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
盡訓誥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闕敗
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
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
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
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此然騷擾內生靈

霧填海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

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膺不能自止又屢本無又永州多火

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墻穴牖僅免

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

能出言又安能盡意一本志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

之魂哉中心之悃懣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

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盡忠得効用而宗元

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所無所入苟焉以

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

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

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
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
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
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
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亦然
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
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晏本無一男子然無一日
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
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

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
厭之天厭之丈人日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
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悅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軼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
書道思謙寒外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
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協
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軌不安之勢平居
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父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
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

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
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
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
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
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
賤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置置嗷嗷漸成
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苛務
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益坐困辱萬罪積生
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
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

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
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凡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
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腹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
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
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
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
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
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
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
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

余雖家置一喙以自誦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
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
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
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愚謙之徒遭時
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
取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以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
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
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僕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
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
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

解矣然後以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畦朝夕歌謠使成
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
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兒言
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
次一書音年勤厚莊周言逍遙養者閭人足音則楚然
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
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
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雍隔入過陰邪雖敗已

傷正氣行則膝顛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
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
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愁涉野
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二沙
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疔時到幽樹好石暫得
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園土一遇和景負糶搔
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
丈終不得出豈復能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
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
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憐也僕曩時所犯足

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未復一一言之今僕瘖殘頑鄙
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
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
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推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
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一有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
二十七年一有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
審矣初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
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
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
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

常州煦僕僕言敢眾人待常州耶若眾人即不復煦僕
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
僕各有書是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敢詩在近地簡
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
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
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亦人也
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
而辨之亦非難也大底當復陸赫柄用而陸附議合煦煦

趙趙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日勢異
則雷滅颺折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
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
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之能則於勢之
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
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能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
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譁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
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違違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
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
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瓌瓌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

痛之堦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
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
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
明門下得士之大公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
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
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
猶流於鄉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
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
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倘或萬
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

浪然出涕書不能既

一作就

宗元謹再拜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
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
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
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
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此篇
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
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
其旨微矣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手望諸
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

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
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
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駛或作快其最高而橫絕
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
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方作測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
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蛟螭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
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蛟螭扶輿磅礴
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

英鍾乳摘抽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各材不能獨當也

當下或有奇序非是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

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

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

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

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

問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
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

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
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篋當曼曼歌聲若
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
固不暇尚何翹彙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
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
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
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列憲識其子孫今子
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
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
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
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
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徼求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
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

方云漢書嚴助傳嶺谷之間始
篁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篁

始

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

方語

作說不下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

有相字

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

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虚

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

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醫
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
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吉或作告方云毛氏詩傳云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拜或作覲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
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
丁治牛師曠治音警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弈伯
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矣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
不造其堂不躋其殿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

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
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
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
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
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
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
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
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
氏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作膠方作縷云縷莫侯切猶謂
同此○今按膠者粘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黏是其
為解今以下文類隨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

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
遭類隨委靡費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
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
方云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
史後至解衣槃礴羸郭注云內足者神閑而意定又
云王彥法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作歌一路
其見處勝裝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
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
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爲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
恐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耳此自
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貞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
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

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
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
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
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法或作術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
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
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笏誓曰殷大
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
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公子使萬里外國
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殷大夫或作殷侯
疾持或作僕入直三省方云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
入直當爲句絕三息暫反省息并反朱新仲公唐以侍

中兩令為三息長官說者以唐無二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刺刺方云洪慶善云刺音慮達反樊云刺七亦切甚如洪讀則當以反為義讀婢子語何矣耶審岳蜀道遙和橋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述切為正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疎。今按疏正字疎俗體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

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或無幾人字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鄉或作家今

之歸指其樹曰其樹吾先人之所種也其水其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揚侯不吝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比涯曰石生其南涯曰

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

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
不可得也愈廢於茲不能自引去矣具二生以待老今皆
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旣至拜公於
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
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自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
意而序之

以上
雜論

右先漢以後儒者書序之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五

程